

Diyi Ji

金嗓歌王小彩舞

JINSANG

GEWANG

XIAOCAIWU

纪实文学丛书·第一辑

本社编



骆玉笙一九八五年九月剧照

JISHI WENXUE
CONGSHU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725
5294

金嗓歌王小彩舞

纪实文学丛书·第一辑

本社编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10022106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纪实文学丛书第一辑

金 噪 歌 王 小 彩 舞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、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兵书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375 插页 4 字数 253,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500册

ISBN 7-5321-0160-6/I-118 定价：4.30元

目 录

金嗓子王小彩舞	张志芬(1)
一个当经理的女子	陈先法(124)
伦敦大轰炸	[英]理查德·科利尔 虞建华 编译(155)
埋没了三十五年的壮举	汪东林(233)
神奇的古钟 ——记铜钟气功大师马有忠	陈康瑾(262)
虽九死犹未悔	孙引南(302)
长达半世纪的苦恋	叶 霜(337)
口述实录两篇：琴声如诉 L' ESPOIR	姜 峰(347)

金嗓歌王小彩舞

张志芬

林导演，是哪位领导来了，大家在鼓掌？

一九八五年一个燥热天，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开拍工作，进入了白热化的紧张阶段。

但今天，不管是总导演林汝为、作曲家雷振邦和雷蕾，还是剧中的祁家老少和大赤包，都放下了手边的工作，不安地聚集在电视台录音棚内外，在为这次录音担心。

录音棚里，人声鼎沸。四十多位交响乐队的队员，穿着笔挺的演出服，正在调音，作着录音前的一切准备。

人们处在临战前的等待中。今天的等待，还包含着一种好奇、一种焦虑。

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的总导演和乐队指挥曾告诉过大家，今天来录主题歌的是曲艺艺术家骆玉笙，艺名小彩舞。小彩舞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乐队四十多人中大多是年轻人。他们中有的只闻小彩舞之名，有的连小彩舞是唱什么的也不知道。不过，大家都很清楚，这曲主题歌要演唱好它，实在是太难太难了。“唉，雷振邦一曲《冰山上的来客》出了大名，现在就不怕砸锅吗？

本来么，凭他老作曲的‘道行’作一支抒情歌曲，请李谷一或者彭丽媛一唱，还不长翅膀飞了？搞什么北京味、京韵大鼓味……”乐队的一位队员焦虑中带着一种惋惜。

现在谁能来唱好这支别开生面的主题歌呢？人们等待着，等待着雷振邦的奇迹在今天出现……

录音棚的门忽然打开了，从外面走进一位老人：她身穿乌黑的上衣，铁灰色的西裤，白短袜，黑布鞋，矮矮的个子却十分精灵挺拔，一头白发像瑞雪似地覆盖着。要不是她那圆圆的脸和带点孩子气的小嘴，她全身的气质就显得过于庄重和严肃，给人一种敬畏之感，现在这副模样冲淡了一些严肃，换来了一份亲切。

她步履轻盈地走向了乐队。

“这位是骆老，来为我们录制主题歌，请欢迎。”乐队指挥用简短而又热情的话向大家介绍这位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歌的演唱者。大家用乐器轻轻敲击着表示欢迎。

她微微一笑，亲切地向指挥，向乐队全体同志还礼。

准备录音的信号灯亮了，录音棚里顿时一片肃静。

乐队里一位拉小提琴的年轻人，手拿弓弦，僵在那里了。他头脑里被一股怀疑、好奇的念头占据了：“啊，她就是小彩舞？她能唱完这一曲吗？”年轻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但事实终究是事实，她，这位七十来岁的老奶奶，就是小彩舞！

正式录音的信号灯亮了。

小彩舞在强烈的灯光下，听到乐队那大音量的乐器声，头忽然有点昏晕，两条腿也直哆嗦，心里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紧张和不安，以至出现了几次不该唱的时候，她抢唱了，该唱的时候，她又没有唱出来。

一鼓唱完，她歉疚地向指挥摇摇头：“啊，我今天是怎么啦，真是天津人说的崴泥了吗？”

乐队指挥很理解她，知道她是曲艺演员，不习惯这样的大乐队。随即指挥把交响乐队的位置与她拉开了一段距离，把她熟悉的三弦、四胡、琵琶、扬琴等伴奏人员放在她旁边。这一下，很奏效，她镇定下来了。

当乐队奏出一段过门时，她完全进入了角色，进入了老舍先生小说《四世同堂》所描述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慷慨悲歌里。

几个月来，她和雷振邦、雷蕾父女俩把总导演林汝为作的这首歌词，赋予了音乐的美感。她像蜜蜂一样，徜徉在艺术百花园中，采集着最适合的音符和最美妙的处理唱词的方法；从昆曲这朵古老而又娴雅情深的唱腔中，采来了既能充分展示词意内涵，又富于韵味的“蜜”，倾注到“月圆之夜人不归”，“花香之地无和平”两句唱词里。而为处理最后那句：“重整河山待后生”，她又从苏州弹词名家刘天韵唱的《林冲踏雪》中采撷来了雄壮豪放的唱腔，使这一句唱词，充满了悲壮、刚铮、激越和希望，表现出中国人民前仆后继、英勇抗日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

她沉浸于唱词中，她仿佛觉得自己就是那唱戏的小文夫妇，就是那忠厚老实最终被凌辱投河而死的祁家掌柜，就是……那日寇铁蹄下，受辱和奋起反抗的一幕幕，溶进了她自己半个多世纪经受过的苦难和欢乐，仿佛都在这八句歌词中喷薄而出。

当她唱到最后一句“重整河山待后生”的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，她就像坐在海船中，经过几昼夜颠簸的旅客，全身轻飘飘。突然，一阵搏击岸浪的声音，把她从眩晕中惊醒过来：“啊，这是掌声。”

小彩舞决没想到，这掌声是对着她这个七十二岁的老人来

的。她忽然想到了自己参加政协协会。在开会前，经常能看到领导人出场，往往跟着这种浪涛般的掌声……此刻，大约哪一位重要领导人来视察工作了吧？她振足了一下精神，想和大家一样表示自己的欢迎。她向扶着她的总导演林汝为轻声问：“林导演，是哪位领导来了，大家在鼓掌？”

“哪有什么领导，是您唱得好，大伙儿在向您鼓掌呢！”说完，也向小彩舞拍掌。

“啊，哪里值得这样？真的不值得！”她喜出望外，但一想到今天录音，给乐队添的麻烦，又歉疚地连连摇头，并向大家鞠躬致谢。

“唱得这样好，不愧是三十年代的金嗓子王和曲艺艺术家。”了解她的人在向别人介绍着，而她的脸上却在阵阵发热……金嗓子王、曲艺艺术家，曲艺艺术家、金嗓子王，这些称号在她耳际盘旋……

她是《剑阁闻铃》中活的唐明皇，她是《红梅阁》中活的李慧娘；她是《击鼓骂曹》中活的弥衡……她是天津小梨园前霓虹灯管上的“金嗓子王”。她唱什么角色，就像什么角色……这些艺术生涯中亢奋的一页页，她并没有去想，偏偏在心中闪现着那贴在上海大世界门前的一张海报。她的眼睛有点发酸……

我有一张大喇叭似的嗓门，养父母为了招揽观众，
把我当摇钱树，抱上了舞台

她，也许是昆山人，也许是松江人，也许是江苏苏州人……至今，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她，曾想去寻找过亲生父母，但她是一九一四年出生的，六个月就被骆彩武、冷氏夫妇抱来，取名

骆玉笙。养父母怕她知道底细，心会野掉，一直不肯向孩子吐露真情。养母临终时，想告诉她，但只说出了一个“江”字就匆忙地咽了气。所以她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。

曾改名青年宫的大世界，是目前上海最大的一座综合性游乐场。旧社会，这里也叫大世界。

远在本世纪初，一位名叫黄楚九的滑头商人，在洋泾浜旁边的这块叫西新街的土地上，建造了这座游乐场所。黄楚九靠它发了财。以后，黄楚九热衷于投机买卖，最终在买空卖空中宣告失败。上海大亨黄金荣趁火打劫“买”下了这座大世界，在他的经营下，游乐事业越办越兴旺，成了上海滩上一朵奇葩。

大世界有一万四千七百平方米面积，高三层，以后又加高到四层。场子中间，还有露天的空中飞船可以环游。游客每天中午，从十二点钟买票进去，一直可以玩到深夜。

在那里，可以看到许多戏台上轮番表演着的京剧、申曲、评弹、杂耍、口技、扬州戏、女校书清唱二黄。另外，场内还有电影院、商场、零食小吃摊和中西餐馆……，消费享乐的行当，可说应有尽有。

那时候，大世界表面看来，似乎是轻歌曼舞，急管繁弦，兴旺得很，但实际上是官僚、政客、投机商人和牛鬼蛇神的天堂和角逐场，无非是旧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写照罢了。

小彩舞的养父骆彩武，是变戏法演双簧的江湖艺人。他出生在天津，但四海为家，没个固定的地方。养母骆门冷氏，原本也是贫苦人家出身，因被人拐骗，卖到了妓院里为娼。后来，她下了狠心，省吃省穿，积了钱自赎身子从良，跟骆彩武过日子。

骆彩武和冷氏自己没有生养孩子，但他们并不疼爱这个抱来的养女。小小的骆玉笙常常是破衣烂衫，趿着一双绽出里子

的破鞋子。她长到四岁的时候，骆彩武正好游码头来到上海，在大世界变戏法。骆玉笙在做好冷氏吩咐的家务事后，就怡然自得地在游艺场里到处转悠。她会学无声电影中卓别林那个卡通式的动作，常常学得游艺场周围的人捧腹大笑。她又会学尹士林的口技：鸡啼、猫叫，人家笑，她也笑。但她更喜欢学的还是京剧。她常常站在场子的门口，侧着头静静地看。她个儿比同岁的孩子要矮小，但却能老头老脑地边看戏，边跟唱。唱起《三娘教子》来口齿伶俐，还真像回事。她今天唱《三娘教子》，明天唱《空城计》，四岁的人，不多久就会唱十多段的京戏了。

有一天，骆彩武走到一条弄堂口，一下子发现了养女的这一“奇迹”：小玉笙站在一圈人的当中，煞有介事地手里拿着把破蒲扇，鼻子下面粘着两条玉米须须，一步一顿地踱着台步，接着就怡然自得地唱起了《空城计》：“我本是卧龙岗，散淡（哪）的人，论阴阳如反掌，保定乾坤……”唱得有板有眼而又充满自信。如果人们不看人，还以为是个大嗓门的老生在唱呢。“真是怪了！一副天生的老生喉咙，全没有一丁点儿童声童气，这孩子……”

他想到了自己的困境：来大世界变戏法，那老一套的玩意儿，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吸引观众了，是看腻了呢！这样下去，自己难在这上海滩的大世界站住脚了。好几天，他都在苦思冥想能搞点什么新花样，来挽救这一筹莫展的局面，现在，他从这个一向很少瞧一眼的四岁孩子身上却看到了一线生机：“啊，绝处逢生，这孩子能给我开条财路呢！”

骆彩武一阵兴奋，像喝了一瓶浓馥的葡萄酒，醉沉沉的。眼前，小玉笙变得真像一棵刚刚出土的小树，而在这棵刚刚出土的小树上，却分明结着累累硕果，不，是亮晶晶的银元，一枚枚滑溜溜的角子，还有铜板。风儿一吹，树身摇动，那闪闪烁烁的银

元、角子、铜板，就哗啦哗啦地直往他的兜里面钻、钻，真沉哪……

从此，在大世界的门口，贴出了一张引人瞩目的海报：《四小怪物清唱二黄·戏法翻新·巧变活人》。

这第一天的新节目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戏台上，骆彩武用一块夹被一样的方形道具在挥动，做着表示没有藏东西的各种动作。

“嗨，一缸小金鱼！”金鱼还在活鲜鲜地游呢，但台下显然没有多少兴致，只是“嘘”地驱赶了一声。过一会儿，骆彩武又从“挖襟”里抖出了一只大南瓜，黄澄澄的，足有三、五斤重吧，但是观众照样还是那一声“嘘”！接着就不耐烦起来，“变活人，快变，快快！”

骆彩武这一次，是卖关子，他不急不慌地抖动着那块方形“挖襟”了，口里还诡谲地一声唤：“大家看清楚啰！”

观众正屏心静气的当儿，他潇洒地一抖“挖襟”，嘿，穿戴整整齐齐的小玉笙，站在台中央，笑咪咪地向观众望着。接下去，这个骆彩武的“活道具”，就像一个老演员那样，“嗯”地清了一下嗓子。

小玉笙一点也不怯台。她看到台下人头挤挤，只觉得特别好玩。她忽然想到钟二姑娘站在台上，态度自如地唱大鼓的样子。于是她当即把伸歪的一只脚收了回来，学着钟二姑娘的样子摆出一个要唱的架势。她从自己的脚，想到了卓别林，想到了卓别林的那条外八字脚。她嘻开了小嘴真想笑，但她终于没有笑出声来。胡琴的伴奏声已响了，把她的思绪一把拉了回来。她老声老气地唱起了《硃砂痣》：“借灯光，暗地里……”一段唱完，台下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，伴随着喝彩声：“好哇！再

来一个!”

“再来一个,就再来一个!”小玉笙一听喝彩来了劲,她随着琴声拉一段过门后,又唱了《法门寺》中赵廉的唱段:

鄯郆县在马上心神不定,
这几天我为人犯死里逃生。

……自幼儿……

她一边唱,一边还晃晃脑袋,表示这县官头上的官帽在摇动的意思。一段还没唱完,台下的叫好声把小玉笙最后的两句唱词给淹没了,人家拍手,她也拍手。

“真是个小怪物,小怪物,给……给……”台下的观众向台前掷来了角子、铜板,还有银元……小玉笙认得铜板的价值,那铜板可以买长生果吃,买大饼油条吃,买糖吃,她只认识铜板。于是她蹲下去,尽拾台前那一枚枚的铜板。她想:“今天拾到那么多的铜板,可以买多少副油条大饼啊!娘一定会摸着我的头,说我乖了,隔壁的小喜子娘就老是摸小喜子的头,娘可从来没有摸过我的头呵!”

她两只小手捧满了铜板,奔到后台去找她的养母,谁知养母竟虎起了脸,向她逼过来……

铜板不是可以买油条大饼吗?

娘为啥把我往死里打呢!

小玉笙满心喜欢捧着铜板,还没走到后台去邀功呢,就劈头挨了一巴掌。这冷不防的一击,使她眼里直冒金星。随之,“咣唧唧”铜板滚了一地。又劈过来一掌,小玉笙站立不住,嘭的一声跌倒在地板上。

怒目圆睁的养母，气呼呼地拿起一把鸡毛掸帚，向她身上接二连三地抽打过来，嘶哑的嗓子还不住地嚷：“天生的讨饭命，不拾银元，角子，光知道拾那不值钱的铜板！那个叫你拾的？打你这小讨饭的，打你这穷杀胚的……”养母一边打一边骂，别人劝开后，她仍不解恨，直打得小玉笙晕乎乎地，不再有力气呻吟叫唤。站在旁边，也是气咻咻的养父，这时才拉开冷氏的手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晦气也给打跑了。小鬼，明天还得上台，这一顿打，兴许就调教好了呢。可别自己把饭碗给砸了！”

“滚起来，勿准吃饭！”养母下着惩罚令。

“铜板不是可以买油条大饼吗？娘为啥要把我往死里打呢？”小玉笙从地上爬起来，饿着肚子往漆黑漆黑的后台走，一边呜咽，一边想。

从那以后，她唱完就再也不敢去拾那些铜板了。

铜板，就像会烫她的手似的，她不敢去碰，她只是拼命地拣大的拾，拾完银元，拾角子。因为，在第二天开演前，养母拉着她的辫子，把一块银元，一枚角子，一枚铜板放在桌子上，恶狠狠地教她说：“先拾这个，”然后再指指角子，“拾完，再拾这个……记住了吗，嗯？”

她恍恍惚惚地点着头。她不明白，养母为什么要像揪着小猫脖子在灰堆上教撒尿一般拉着她的辫子，要她先拾那些没用的银元、角子呢？一个铜板不是可以买一副油条大饼吗？为什么不拾呢？她真糊涂了……

她每天就是这样拾了银元拾角子，拾完角子，养母才允许她拾铜板，不能有一点差池。“先拾那大块头（银元），再拾那小块头（角子），再拾那小小块头（铜元）。”她在台上像背唱词那样不断地提醒着自己……

“变活人”的噱头，赚住了一阵子观众，渐渐地也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。

有一天演出，骆彩武一望，台下，只有三成光景的观众，心就有点凉，但是他不能不演。吃开口饭，走南闯北，就是下面只有一成的观众也得演，这是规矩呀。他又抖着那块“挖褡”，变出了陶罐，变出了金鱼缸，变出了……最后，突然腿肚子发软，把变出的“小活人”推了个踉跄。

小玉笙被推得东倒西歪了一阵子，刚想要哭，胡琴声就起来了。她条件反射地带着哭腔，唱开了《三娘教子》，

“小东人，下学归……”

唱了一段，又来一段，到收场时，她向台前一望，“糟了，怎么地上都是铜板呢？”她想去拾这些铜板，可是还没碰到，就像给烫着了一般，缩了回去。“怎么办？先拾大块头，再拾小块头……”现在，没有“大块头”，也没有“小块头”，能拾那“小小块头”吗？

她想起了那第一次只拾“小小块头”挨的打，就没敢去碰这些“小小块头”。这时候，她忽然急得大放悲声，而走过旁边的大人、孩子，谁也没去睬她，只顾抓着散在台前的铜板，一枚、两枚、三枚……直到养母奔到台前，看到呆立着的小玉笙，看到孤零零的五、六枚铜板，那个气，就不知从那里出才好了。冷氏“擦擦擦擦”一下子从地上拾起那些铜板，不管三七廿一就凶狠地向小玉笙的头上掷去，还操起夹着上海腔的镇江话骂道：“小赤佬，你个心肝长拉块去啦？铜钱不拾，吃什么介？还哭？你再哭？再敢哭？”

小玉笙满肚子委屈。她忍住哭，但还是在抽泣着，她想：“不是你关照的？先拾……”她像阿宝背书一样背了一遍，“我没有错呀！”

腊月年底，家家都在准备过年，小玉笙就要跨进五岁了。

弄口的一些和她一般大小的孩子，有的在玩陀螺，有的一手牵住了娘，一手抱着过年玩的兔子灯、皮老虎之类的过年玩具，自豪地从她面前走过。“咱不希罕！”她向自己说了一句，别转了头，但是心里还是隐隐约约掠过一丝悲凉。她闹不清，为什么自己这个娘，就从不亲亲热热地牵着她的手？也从来没有带她到街上那怕买一只小皮球呢？

正在她呆呆站着想心事的时候，一只手猛地把她的胳膊拖了一把，“到处寻，到处找，你在这块地方躺尸啦，回去！”说话的是她的养母，两眼圆睁，恨不得把她吃了似的。“这就是我的娘？我的亲娘一定不会这样，她在哪里呢……”小玉笙眼睛湿了。她抽抽答答不情不愿地被驱赶着回到了家里。

贴着的海报被风吹雨淋，褪色发黄了。在上海，这些老一套的节目，已经不再吸引观众，骆彩武在大世界已经站不住脚了。他们一家三口加上和骆彩武搭档演双簧的姚文斌一家，只得在这年脚边动窝，离开了花花世界的上海滩，来到了邻近的嘉兴府。

嘉兴府，人称小上海，但实实在在没法子和上海比，他们演了一阵子，很快生意就清淡下来了。眼看在嘉兴府也混不下去了。一家三张嘴，要吃还要穿，不能死蹲在这个地方挨饿。骆彩武闯荡江湖，也认识几个兄弟，他当即到处接头找生路。

有一天，汉口的一位同行兄弟来信，邀他到那里去卖艺。信中说：汉口虽然是军阀割据的重镇，高杆旗常换，城门开又关，军阀摆开了拉锯的架势，但我们卖艺的，一屁股两疙瘩，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倒可以在拉锯的夹缝中讨口饭吃吃……

骆彩武想：得，走！凑了些盘缠带着妻女离开了嘉兴府，直

奔汉口而去。

我九岁，属虎的！

那是一九一九年的秋凉时节。汉口，确像他同行兄弟信上说的，是军阀混战的场地，交战各方无不倾尽全力，杀得天昏地暗，难解难分。老百姓的生活是动荡不定的，军阀们此来彼往，今天吴佩孚，明天就换孙传芳。骆彩武一家刚到汉口的第二天傍晚，就遇到了换军头儿的事，先是关城门、戒严，紧接着，大小店铺怕军匪抢劫，早早把店门关了。戏院也歇演，卖艺的乖乖地束束裤腰带，百无聊赖地进了被窝里……大街小巷冷寂空荡，就像挖掘出来的上古时期的城堡。

“砰砰砰”、“轰隆隆”枪炮声响了一晚。到第二天的晌午，旧的军头儿被赶走了，另一个新的“军头儿”打进来了。于是满街兵匪，鞭炮齐鸣，店铺开业了，也恢复了游艺活动。艺人们就要为这些新军头儿唱堂会、慰劳、庆功。过几天，他们又看到了旧的军头儿被赶走，新的打了进来，这样，循环往复，走马灯似的……渐渐地，汉口的老百姓习以为常了，骆彩武见多不怪，习惯在这种动荡局势的夹缝中讨生活，找饭吃了。

骆彩武这次来汉口，在新市场的民众乐园和老圃花园先后演出。贴的海报上，除了双簧外，还是用“巧变大活人”、“四岁小怪物清唱二黄”来招揽观众。他们从一九一九年演到了一九二一年初。近两年时间，小玉笙和在上海演出时一样，被养父从“挖墙”里抖出来，然后在胡琴伴奏下，唱上几段二黄。她生得矮小，不大个，所以到一九二一年，实际年龄已是九岁，但观众还是相信她是“四岁的小怪物”。“四岁小怪物”在汉口，也像在上海大

世界一样小有名气了。

人，有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，会决定一生的命运。

小玉笙九岁那年，名振南北的巾幗名须生孟小冬老板来到了汉口。她这次来汉口，要在大智门附近的怡园美商大舞台演出新编历史剧《宣统招亲》。这出招亲戏，最引人注目的是《招亲》这一场，名旦白牡丹扮演的皇后，要由内宫仆役用豪华精致的大轿子从舞台下观众席中间抬上舞台，和扮演皇帝的孟小冬相见，然后，文武百官，向皇帝、皇后参拜。接着在舞台的另一侧又搭起了一个小舞台，等皇上、皇后结婚礼仪完毕后，小舞台上就戏中串戏，为皇上、皇后演出。这小舞台上，一定要有一位能够压住台的小演员来演各种角色，找谁表演呢？

孟小冬是位一丝不苟的人，她很讲究舞台的整体效果。除了生、旦、净、丑主要配角经她一一挑选外，对一些只有几句说白的近于龙套的角色，她也认真物色到满意为止。

现在这戏中戏里的小演员，是她唱戏以来的新课题。

在这出戏开场前的一天，孟小冬焦急地对管事人说：“这出戏，有好几十分钟，观众的眼光不是对着白牡丹，也不是对着我孟小冬，而是对着这座小戏台的，那里出效果，整场戏就成功了一大半，所以必得找好这小演员。”

管事的只要能赚钱，对这位名角是唯命是从的，给她找来了一个又一个小演员任其挑选，但是找了好几天，不是小演员嗓子不行，就是扮相难看，个子太大。

眼看正式上演的日子已经临近，这位须眉女子本来有一副豪爽的性格，现在，面对这燃眉之事，也愁云满面，心烦意乱起来了。

一天刚吃过晚饭，她不愿坐在屋里烦闷发愁，一个人踽踽于